

投稿類別：原民專題

篇名：編織未來-淺論噶瑪蘭族香蕉絲編織與文化喚醒

作者：

謝詠丞。花蓮縣立明義國民小學。六年九班

徐晞恩。花蓮縣立明義國民小學。五年一班

曾于庭。花蓮縣立明義國民小學。六年九班

劉曜愷。花蓮縣立明義國民小學。五年一班

指導老師：

田培林老師

葉嘉琳老師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新聞播報：「巴黎奧運我代表團服首亮相，台灣設計師與 8 工藝家打造。」其中，「腰帶與鞋子上，有原住民手工藝的香蕉絲織片……。」¹「並結合臺灣特色工藝包含原民國寶工藝家嚴玉英……」²，腰帶和鞋面裝飾則由花蓮豐濱的嚴玉英以新社香蕉絲手工編織而成，以噶瑪蘭族傳說中的海龜圖騰（編按：傳說中海龜曾救過格瑪蘭族祖先）注入鞋面，社會課本提到了先民運用天然植物纖維製作衣服、自然課本也有提到植物與我們生活的關係、國語課本也提到台灣傳統藝術家等等。後來我們在參訪「新社香蕉絲工坊」回來後，發現在新社噶瑪蘭族對香蕉絲編織文化的傳統與技藝保存的推動相當不容易，也請耆老協助回復許多傳統技法與圖騰，之後又衍生出各種異材質的結合創新。在這樣的歷程中喚醒了族人對噶瑪蘭文化的認同感與歸屬感，並帶動花蓮三個噶瑪蘭部落發展香蕉絲編織的文化與技藝傳承，同時引起宜蘭噶瑪蘭族人的文化共鳴。然而，所有的努力背後有著不為人知的祕辛，未來香蕉絲的編織文化該如何創新及傳承？讓所有噶瑪蘭族人能喚醒族群共識。

二、研究目的

- (一) 噶瑪蘭族的遷移歷史與編織文化
- (二) 香蕉絲編織的技藝傳承
- (三) 香蕉絲編織的現況與創新
- (四) 香蕉絲編織品推廣與噶瑪蘭文化喚醒



上圖取自文化部官方網站

貳、文獻探討

一、名詞解釋

1. 認同的定義:一般而言「認同」是指個體經過學習的變化或社會化之後，在內心認知上發展出來的一種歸屬感或隸屬。認同特色是在有學習對象下所進行的有意識的學習。因此，個體在群體活動中，因學習對象不同，使自身的認同隨之成長而改變。在這樣的過程中，學習的對象不限於個人，也可能是某一團體。例如個的自我認同，社會群體的階級認同。（張春興，1989；陳麗華、劉美慧，1999）

2. 族群認同: 族群認同(ethnic identification)係以族群(ethnic group)、種族(race)作為認同主要基礎。許木柱(1989: 127)以五個指標來界定「族群」: 共同的族群起源; 屬於同一文化或相同的習俗; 共同宗教; 一種族或體質特徵; 使用相同的語言。這些指標是族群認同核心要素, 由於不同族群有各自文化特質, 因此族群認同往往與文化認同結合在一起, 並且透過特定的文化符號系統, 顯示並 增強族群認同。譚光鼎(1998: 46)指出各族群為強化族人的民族自信及內部凝聚力, 莫不致力於文化保存與發展, 故族群認同的基礎就是文化的認同。

3. 族群行為: 因「人」是群居的動物, 必須在互動的社會環境中生存。個人的發展無可避免地會受其所生存之文化背景所影響。從文化和歷史的演變來看各族群為了使其族群文化延續與傳承, 都致力於保存本我的文化, 強化自身的種族的自導及內部的認同, 並透過特定的文化象徵符號來顯示與增族群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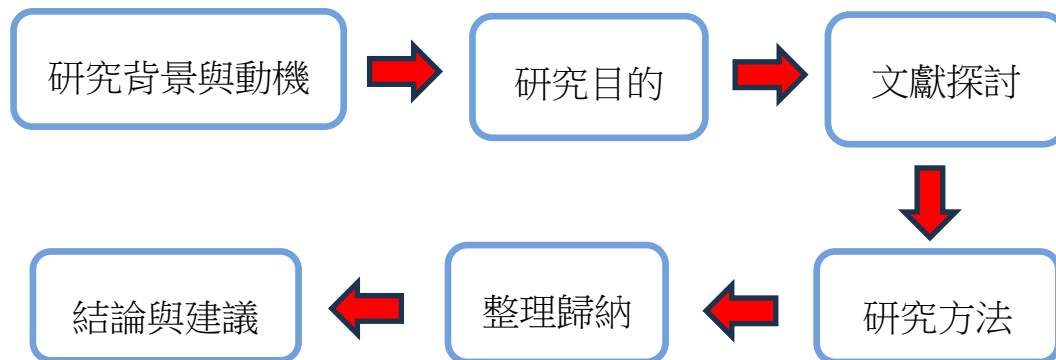
依據王嵩山(2001)的說法時空背景, 文化環境, 物質文化的生產者及使用使用者都會在物品上個特定特殊的情感、理想、社會關係與價值。同時也會在物質或特別呈現使用者或參與者之功利上的價值和美感的愉悅感的美感特性技術性。而美感特質也是香蕉絲織品的文化特質之一。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介紹

本研究對象以新社噶瑪蘭香蕉絲工坊為依據。

二、研究流程



肆、正文

一、噶瑪蘭族的遷移歷史與編織文化

噶瑪蘭族(Kavalan)自稱為 kavalan, 意思是平原的人類。傳說噶瑪蘭族人最早由南方島嶼, 途經地名為 Sanasai 的地方後遷入臺灣, 落腳於蘭陽平原, 十九世紀初開始遷居到花蓮。

光緒 4 年（1878）噶瑪蘭族人與撒奇萊雅族人聯合，武力反抗清國勢力。花蓮加禮宛社在清廷「開山撫番」的政策下，官逼民反和漢墾勢力對於加禮宛社田園的覬覦，引起加禮宛戰役，「加禮宛戰役」後，噶瑪蘭族與撒奇萊雅族勢力銳減，部分族人流散至東海岸，或隱居於阿美族部落內。噶瑪蘭族目前以宜蘭縣壯圍鄉奇立板、貓里霧罕、五結鄉加禮宛、流流、利澤簡等社，花蓮縣新城嘉里村加禮宛、豐濱新社村新社、豐濱村立德，臺東縣長濱鄉三間村的三間厝、樟原村、大峰峰（又稱大尖石）為主要分布地。分散的小聚落，人數較少的地區則阿美族化了。

噶瑪蘭族人從民國 70 年代（1980 年代）開始，就向社會表達希望政府能夠尊重噶瑪蘭族人存在的主體性，爾後於民國 91 年（2002）列為政府公告的原住民族之一。

依據 2019 年 1 月統計，噶瑪蘭人總數是 1,482 人，花蓮縣有 666 人，族人集中的區域在豐濱鄉 331 人，主要是新社部落和立德部落，其他區域皆是散居狀況。新社部落規模較大，人口較多，並且有新社國小做為語言與文化傳承的基地。

在傳統習俗中，噶瑪蘭族男人在栽種的香蕉苗成熟後，先以手沾取米酒灑到地面，進行 Basbaw 儀式，與祖靈分享並祈求祖靈保佑，砍下香蕉樹運回部落後就由女人負責繁瑣的整經工序，並將福木的黃色調、檳榔子的紅色調等互為疊染，將植物染融入絲中；最後由工藝師用老竹製成的水平式腰帶織布機進行編織。劉壁榛(2008)

噶瑪蘭族男女傳統服飾 獨特的香蕉絲方布技術 十九世紀末期，馬偕傳教士進入蘭陽平原傳教時，蒐集了一些噶瑪蘭族傳統服裝，有麻棉毛製造的織花長衣、綴珠垂鈴腰裙、頭飾等，是結婚時新娘穿戴的服飾。十九世紀的結婚服飾，以挑織的紅、藍、黃三色菱形、米字、曲折形與八瓣花葉形紋路。

目前常見的傳統服裝形式，上半部是方衣系統，用兩幅布縫合而成，下半身則以一塊布料裹身，以黑色、白色為主，年長者則為全黑打扮。噶瑪蘭族還有製作香蕉絲方布的技術，香蕉絲適合男性於熱天時穿著，也可以製作背袋、檳榔袋等配件。

在噶瑪蘭的社會裡主要是女承家業，重要的生產工作如：採集、耕種及織布都是由女人負責；男人則是從事漁獵、打仗的差事。過去噶瑪蘭人用獵物、瑪瑙珠、弓箭或標槍等向漢人換取絲、棉綢、金絨布來做布料衣物，然後再將之轉換給花東海岸的阿美族人；織布在當時的噶瑪蘭社會是具有相當的經濟交換價值，可用來賺取財富。同時所織的布也被當作財產一般，死後由母親遺留給子女。

現在花蓮新社的噶瑪蘭人，大家穿的是市場買來的棉、化學纖維紡織；還有部份女人，仍用植物纖維織布然後再製成如前提噶瑪蘭廳志中如肩甲狀的 ziqap，這種 ziqap 特別是在工作時穿，用來遮陽擋雨。另外，還有用香蕉織布縫製成長袖滾黑邊方衣，男人在 Qataban（夏天豐年祭）或演出傳統歌舞時

穿，這布料和衣服的樣式是其祖先居住在宜蘭時就流傳下來的；而布現在只剩下簡單的十字交叉紋織法、單色、沒有染色也無幾何圖樣。另外其手工織布不僅是用來製造服飾，而且還生產了許多經濟生產的附屬工具：如上山的工具袋(suvoq)、裝獵物袋；出海採食背袋，穀物袋及小巧實用的檳榔袋(luvous)等等(陳淑華,2006)。

二、香蕉絲編織的技藝傳承

1852年，陳淑均在《噶瑪蘭廳志》中記載噶瑪蘭族在蘭陽平原的編織生活：番女織杼，以大木如栲栳，鑿空其中，橫穿以竹，便可轉纏經於上。刊木為軸，繫於腰，穿梭闔而織之。以樹皮合葛絲及染過五采狗毛織氈，名曰達戈紋。以色絲合鳥獸毛織帛，採各色草染采，斑斕相間。又有巾布等物，頗皆堅緻。葛絲指的就是香蕉絲，由此可證，噶瑪蘭族的香蕉絲編織工藝與生活美學是具有悠久的歷史文化。所謂傳統工藝著眼點在於使用天然素材、傳承祖先的技藝、顯示族群的美學觀。

噶瑪蘭族以香蕉絲纖維來織布，是臺灣原住民族中唯一保有此項手工藝的，而目前也只有新社的噶瑪蘭族人會此技藝。噶瑪蘭族最早是以山上的榕樹皮纖維做成背帶、背心；至於衣服，則與其他原住民族一樣取材自苧麻。但是後來因戰禍而遷徙到新社的噶瑪蘭族，卻發現新社強烈的海風不利苧麻生長，這該如何織布呢？便想起香蕉絲編織來加以運用發揮。香蕉絲的編織，除去種植以外，還包括了砍伐、刮絲、晾曬、分線、捻線、繞線、整經、染色及編織等流程；從撥下葉鞘到布品完整成型，整個過程約要花上三、四個月的時間，頗為辛苦。潘靜英說，每個噶瑪蘭族女子一輩子都需精通織布及烤飛魚兩種技術。白天忙於家務，晚上則在暗夜中的一盞小小油燈旁分線、接線，是族中婦女每晚的例行工作，一家五、六口人的衣物無不是婦女一條絲線連接另一條，慢慢地編織起來的。

而香蕉絲來自北蕉，是台灣人熟知的香蕉，噶瑪蘭族人對香蕉可說是物盡其用，整株都有實用功能。除有成熟果實可供解饑，新鮮蕉葉可用以盛裝祭品、包裹食物，乾燥的蕉葉還可用來治病。噶瑪蘭婦女更懂得從未開花結果的香蕉假莖裡，抽取纖維成絲，作為織布線材。平凡的植物成就不凡的香蕉絲編織工藝。

自從台11線公路通車，居住新社部落的噶瑪蘭族人開始與外界有了頻繁交流，當價格低廉、款式多樣的工業物資越來越容易取得，工法繁複的香蕉絲技藝逐漸被捨棄，部落人口外流導致傳統手工藝後繼無人，擁有地織技能的耆老也先後凋零逝世。

眼見香蕉絲工藝將在時代變遷的洪流中沒落，噶瑪蘭族祭司朱阿比於1990年重拾這項傳統技能，並與同為祭司的潘阿玉與潘烏吉分工合作，扛起傳承文化的使命，到台灣各地推廣。直到2005年噶瑪蘭族復名運動期間，族人才將

香蕉絲定為部落文化振復的象徵，並設立「新社香蕉絲工坊」，讓祖先的智慧在絲線裡川流不息。

陳舒芳(2016)指出香蕉絲織物從天然到成品，製作過程為砍割、取纖、曬纖、分線、接線和捆線球等，相當繁複，費時費力成本相當高昂，更是挑戰眼力。通常只挑選一至二年生、未開花結果，且具有厚實挺直莖幹的香蕉樹假莖，將植株從接近根部處砍下，並去除尾端葉片。

<p>第一步：砍伐前祭師進行祭祀活動</p>	<p>第二步：砍伐香蕉樹</p>
 <p>我們祖靈 長輩們 我們永遠不會忘記你們</p>	
<p>第三步：割取香蕉假莖</p>	<p>第四步：剝取香蕉假莖葉鞘</p>
 <p>再將葉鞘剖成3到5等分 分別處理為織布用的經 緯線材</p>	 <p>傳統技師 張春山 將假莖的葉鞘一片片剝開</p>
<p>第五步：刮取瓣膜,生刮雜質</p>	<p>第六步：清洗剩餘澱粉和雜質</p>

 <p>第七步：日曬香蕉絲</p>	 <p>清洗剩餘的澱粉雜質</p> <p>第八步：分線及接線</p>
 <p>刮除完後需經過數日烈陽的日曬 將水份曬乾 線材才會強韌</p> <p>第九步：顯經</p>	 <p>第十步：整經</p>
 <p>插上4或5跟立桿 屬於顯經的技法</p> <p>第十一步：薯榔生染</p>	 <p>教會了以後再教她們整經 差不多教了三個月</p> <p>第十二步：織作</p>
	

噶瑪蘭族香蕉絲織布工藝是噶瑪蘭族振興運動的重要文化特色，對於凝聚社群與族群認同感有重要意義與代表性。

三、香蕉絲編織的現況與創新

新社部落位於花蓮縣的原住民鄉之一的豐濱鄉，部落內有臺灣原住民族獨一無二的香蕉絲布染織文化、海洋獨木舟製造工藝，以及噶瑪蘭獨有的文化產業的民族寶藏。



(上圖新社香蕉絲工場現況。攝於 113/06)

「新社香蕉絲工場」傳承噶瑪蘭族文化，也是臺灣唯一以香蕉絲作為編織材料的工場。

纖維藝術家陳淑燕認為新社香蕉絲工藝的珍貴及獨特性，她指出，同樣使用香蕉絲工藝的菲律賓、沖繩等地民族，所使用的香蕉纖維雖質地粗硬，其樹種果實卻不可食，完全是為生長強韌纖維的纖維蕉。而新社的香蕉絲工藝則保留最原始的工法，以「生刮雜質成薄片」的方式處理纖維，並使用傳統竹製的地織機織造布匹。

新社部落從傳統香蕉絲編織技法的紮根工作開始，到積極創新為傳統工藝尋求永續發展之路，可見累積不少的成果與經驗。除保留傳統地機編織與處理原生材料的技藝外，也開啟香蕉絲織品的創新局面。噶瑪蘭族香蕉絲織布工藝的工序包括：收割香蕉假莖、香蕉絲材料製作、日曬與水洗、績線、染色、整經、織作、布匹後處理及成品製作等。

香蕉絲織布工藝是目前噶瑪蘭族之代表性工藝，反映其善用在地植物資源的藝術表現。傳統上，割莖採織與織蕉布均需要進行 Sbau 儀式，以祈求祖靈

保佑織布順利。同時，在處理香蕉纖維時，有時也會吟唱「織香蕉布之歌」，為工作過程描述與祈求祖靈保佑。

1980 年代，噶瑪蘭族新社部落長老偕萬來先生開啟偕姓噶瑪蘭族的認同運動時。嚴玉英與朱阿比於 1990 年重拾這項傳統技能，並與潘阿玉與潘烏吉分工合作，扛起傳承文化的使命，到台灣各地推廣。潘朝成 Bauki Angaw (2015)。

嚴玉英目前 82 歲，已從事香蕉絲織布工藝 20 多年，熟稔噶瑪蘭族香蕉絲編織工藝完整的程序，自栽種、採集、分片、刮青、第一次晾曬、清洗與浸泡、第二次晾曬、分絲、績線、繞線儲存、整經、織作處理之過程，皆能以噶瑪蘭語說明並提供細節。透過現場示範織作的工法流程，以及多樣式的作品，足見掌握香蕉絲編織工藝純熟的技術。織作與教學能使用水平背帶的傳統地織機、織帶機、各式綜箱機等織布作業。

嚴玉英能完整引介工具和技術的族語名稱，在砍割香蕉樹、取香蕉瓣膜、刮香蕉絲、織布等程序之前，能以酒行 paspaw(敬獻禮)儀式，以祈求祖靈庇佑，讓工作順利完成。可呈現其對技術實踐的整體掌握，以及其反映的環境和織作儀式的運用等意涵，使瀕臨失傳的傳統知識保留一線生機，嚴玉英作為噶瑪蘭香蕉絲織布工藝復振的第二代工藝師，亦參與香蕉絲織布工藝復振的歷程。

下圖為嚴玉英使用地織機織布



新社香蕉絲工坊坊人員經營及維持模式分成二部份，少部份成員由協會經費支付薪資，其他成員由勞委會多元就業方案與工坊經營所得支付薪資，目前約有 8 人，包括耆老們仍在工坊協助技藝傳承等，其餘成員則進行產品開發製作、販售及體驗教學等工作，現階段就織品生產製作能力而言仍有餘裕，但在此仍舊面臨到偏鄉社區發展的問題，留鄉工作的年輕人少，而工坊的成員年紀偏大，因此對於工藝產品設計及行銷的問題較難有新的突破，如何有效協助此項纖維工藝的發展，

是否導入現行設計及行銷的模式，或是導入 AI 協助設計或分擔行銷工作是值得再思考的地方。

四、香蕉絲編織品推廣與噶瑪蘭文化喚醒

香蕉絲工藝代表的是在臺灣這塊土地上原住民族於拓荒時期以其智慧，將原始素材轉化成生活用品的一頁重要歷史，香蕉絲除保存噶瑪蘭的文化特色及價值之外，更以微型社區產業為發展型態，努力傳承及推動這項歷史資產，工坊的願景與目標是守護族群傳統文化特色與秉守堅持的精神，提供了在地就業的發展契機，更希望讓代表噶瑪蘭的技藝得以永續發展。

香蕉絲織品是噶瑪蘭族獨有的手工藝技術，其用途不僅是用來製作穿帶的服飾，還包括許多經濟生產的附屬工具；如上山打獵或工作穿戴的工具袋、裝獵物袋、出海採食背袋、穀物袋及小巧實用的檳榔袋等等。這些日常生活的用品，從製作使用，都蘊含了噶瑪蘭的傳統文化。

香蕉絲織品工序繁雜不易大量生產，加上工坊實際從事織品之人員不多，工坊位處偏遠、交通不便及旅客稀少的地方。惟仍可能因上述因素，造成此項技藝的傳承依舊產生斷層，教育的推廣無法順遂。

伍、研究結論與建議

聯合國大會已於 2007 年通過的原住民族權利宣言，申明所有民族都對構成人類共同遺產的各種文明和文化的多樣性和豐富多彩做出貢獻，其中第 11 條提到：「原住民族有權奉行和振興其文化傳統與習俗。這包括有權保持、保護和發展其文化過去、現在和未來的表現形式，如古跡和歷史遺址、手工藝品、圖案設計、典禮儀式、技術、視覺和表演藝術、文學作品等等。」尤其臺灣原住民族文化資產、口述傳統文化資產保存刻不容緩。

依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定義，「無形文化遺產（資產）」（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是指一個社群或個人包含其知識、技能工具、文物及地方等常規和總體呈現，它展現了不同文化社群間彼此的平等、持續和相互尊重，強調的是文化的多元和人類創造力。」王昱心(2015)。在此次的研究中，我們亦發現，即使受到了政府輔導的香蕉絲工坊，在工藝繁雜、傳承不易、交通不便，行銷無法順利開展的因素下，要好好保存香蕉絲獨特的工藝真的是需要一個好的方案來執行。

雖然我們都非噶瑪蘭族人，但是我們卻都生活在花蓮這片美麗的土地上，我們希望花蓮的噶瑪蘭文化能更好的發展，讓全世界都能看見花蓮噶瑪蘭族的香蕉絲工藝有多精湛。

在訪談中我們了解到傳承的不易，主要來自於工坊核心人物年紀已長，需要新的年輕接班人，我們建議將傳承知識數位化後，尋求異業結盟，與設計師或工藝師合作，將香蕉絲的材質融入更多元的設計中，發展香蕉絲的更多種可能性。

另外將圖騰 LOGO 化，故事化，一個圖騰賦予一段故事，並加上動畫來推廣噶瑪蘭印象，讓圖騰有更適合活潑的表達方式。而在訪問工坊時，發現介紹工坊的人員並不固定，而且 PPT 檔也過於嚴肅，若能導入 3D 投影技術，營造一個虛擬人物來執行噶瑪蘭族與香蕉絲織品的介紹，必能讓夠多人喜愛，也為香蕉絲工坊成為一項特色。

陸、引注資料

一、圖書

1. 王甫昌(2003)。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群學出版社。
2. 許木柱(1989)。太魯閣族群泰雅人的文化與習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內政部營建署。
3. 張春興(1989)。張氏心理學辭典。臺北：東華出版社。
4. 陳麗華、劉美慧 (1999)。花蓮縣阿美族兒童的族群認同發展之研究。花蓮師院學報。9，227—262。
5. 陳淑均(1957)。噶瑪蘭廳志，臺北：臺銀。
6. 王嵩山(2001)。過去的未來：博物館中的人類學空間。台北：稻鄉出版社。
7. 陳舒芳(2016)。香蕉絲織品的文化意涵探究。東華大學
8. 譚光鼎(2002)。台灣原住民教育：從廢墟到重建。台北：師大書苑。
9. 陳淑華(2006)。噶瑪蘭族。宜蘭市：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
10. 潘朝成 Bauki Angaw (2015)。從掠奪、離散、認同、復名到主體建構。原住民族文獻。2，(19)。
11. 王昱心(2015)。噶瑪蘭無形文化資產的現身與保存。原住民族文獻。2，(19)。
12. 劉壁榛(2008)。認同、性別與聚落。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

二、網站(檢索日期 2024/09/01)

- 1、維基百科 —噶瑪蘭族 (113, 09, 02)
噶瑪蘭族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wikipedia.org)
- 2、花蓮縣噶瑪蘭族發展協會
<http://pataronang.com/>